

大家吉祥。

我們在四月三號大家一起祭祖，等於各地的華人大家一起參與，我想每個地方應該也都有辦祭祖。《論語》裡面教導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」，人心要淳厚、仁厚都要從孝道來學習，所謂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」。而我們教導孝道的手段、方法，就是用祭祖的方法。那麼遠的祖先都懂得感恩，怎麼可能會忘了把我們拉扯大的父母恩德？我們祭祖感念祖宗的恩德。《孝經》當中有說「無念爾祖，聿修厥德」，我們念著祖先之風範，我們還要進一步向他們效法學習。而且要能體會祖宗把這麼寶貴的文化承傳下來，我們知道不容易，五千年假如有一代斷了，我們就學不到了，承先啟後、繼往開來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分責任，所以祭祖也讓我們承傳文化的使命要更強。

承傳也不能是口號，也不是一時激動。《論語》裡面又教導我們「人能弘道」，怎麼傳承、怎麼發揚文化道統？靠我們自己去把經典做出來，把《孝經》做出來、把《論語》做出來，這才能弘道。我們沒有做出來，只是講，社會大眾就很難接受。不要說社會大眾，光是自己家裡的人、自己的孩子都不一定能夠接受，因為身教一定是在言教之前，身教是言教的基礎。知所先後很重要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我們自己隨時都要很清楚什麼先、什麼後、什麼是本、什麼是末，不能先後本末倒置，這樣自己受益不了，可能還給大眾帶來負面的影響。比方一個講課的老師，假如他的媽媽說：「他還在講孝道給人家聽，他對我又不孝順。」大眾聽了之後人家會質疑、會不認可，流弊就會出來。

《大學》兩綱八目，格物致知、誠意正心都是內聖的功夫，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，後面四個目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那是外王的功夫，內聖是外王的基礎。我們也要檢查一下，我們重不重視身教，重不重視先從自己修起、先從自己提升起，還是我們在境界當中總喜歡先講講孩子、講講家裡的人，就是時間精力還是比較容易用在看別人、講別人。真正下定決心，我要盡心盡力來改我的習氣，這是身教的決心。其實這一點就不容易，看到家裡的人一些情況，我非說說他不可，一說又說個止不住，最後還讓人家覺得很囉嗦。

修行是修正錯誤的行為，首先我們先後要清楚，身教要在言教之前，我們也要把這個認知落實下去，那種喜歡先講別人的習慣也要把它轉過來。真的能夠止得住去批評別人，相信家裡的人會感覺得到，會對我們刮目相看，因為家裡的人對我們是最熟悉的。我們假如真的現在先不批評別人，我現在先全心全意提升自己，這也是做一個轉變，這是心境的調整。

當然我們領會這個心境，它不能偏在言語行為上。比方有人說「子女不用管，全憑德行感」，這裡就是強調還是要自己的身教，自己積陰德。但是他聽到子女不用管，他就一句話都不說了，適當的提醒一下，「孩子，把衣服加上，今天天氣比較涼」，一些關懷的話都不用講了，都不用管了，就用德行感就好了。重要的是我們在心上放下對人的控制要求，放下都是盯著別人看的習慣，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。而且每一個言語他都是用真心去表達，不是帶著情緒、不是帶著對立。所以也不能大家一聽說身教為基礎，我從今天就不講話了。我們聽，依義不依語，要把義理聽明白，不能著在語言的相上面。

我們上次跟大家探討怎麼建立修學正確的觀念態度，我們談到

第八點，只有自己是學生，這暗合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心境。我們要知道善財的表法是當生成就，諸位仁者想不想當生成就？這很重要，人之有志，如樹之有根，要有志向才有源源不絕的動力。我們假如想我可能比較困難，這個念頭就自己給自己漏氣。自助者天助，自救者天救，你自己自立自強就會感來幫助自己的增上緣，自己自暴自棄就感來讓自己退轉的緣。什麼都離不開感應，能感是自己的心，所感是境界。我們已經遇到傳統文化了，只要肯依教奉行，萬修萬人去，一個都不會漏。祖師為什麼說萬修萬人去？因為聖賢佛菩薩講的都是真理，我們真的照著做，鐵定都能成。而且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我本來就有本善，本來就有如來智慧德相。所以本覺本有，一定可以恢復；不覺本無，一定可以去掉。這是《大乘起信論》的教導，給我們信心。

怎樣才能當生成就？善財童子是代表。哪個人願意這一生成就，那他就是善財，但是也得看懂善財的表法他才好效法，善是善根，財是德能、福報都在裡面。人的善根、福德、能力怎樣才能不斷增長？那就是善財的心境，只有自己是學生，其他的一切人事物都是老師。好像上次還跟大家提到，為什麼大乘佛法在神州大地發揚光大？因為我們老祖宗的心境跟學大乘的心境相應。《易經》是群經之母，它有六十四卦，這是天地的萬象，我們都向天地的萬象學習，這就是只有自己是學生，其他一切人事物都是老師。其實我們也潛移默化受到祖宗文化的薰陶，這就暗合善財童子的心境。

人在面對一切境緣，都是我們第二點裡面提到的，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」。我們感覺一下，他不管遇到善人惡人、順境逆境、善緣惡緣，他都在學習，他都在提升。他隨時在學習、隨時在提升，怎麼可能當生不成就？怕的是這個心境不能保持，能夠保持真的每一天都在提升自己。

剛剛跟大家有提到，我們依義不依語，比方只有自己是學生，這個義理就是在我們的心裡面我們見到一切境緣都是能夠反觀，善的向他效法，不善的我們即內省，有則改，無加警，自己都有很大的領悟、收穫。這是在內心裡面的心境，不能今天我們一起學習了這一點，然後跑去跟孩子說你是老師我是學生，跑去跟自己的學生說你們是老師我是學生，那我看你的孩子都有點搞不清楚狀況了。都要用心去體會，比方面對自己的孩子，為什麼說他是老師？他好像來考我們的耐性，忍辱功夫，當我們脾氣快要忍不住的時候，他就是來考我的耐性的，所以孩子也是善知識。一切境緣都在提醒我們，我們內心還有哪些習氣，就是遇到這些境緣它起現行，我們就會感謝一切境界，它們都是來提醒我還有哪些習氣要改。做一個比喻，一切境界就像發考卷的老師，我們就認真作答，不能題目寫不出來跑去打老師，這不行，這就有點顛倒了。

我們只有自己是學生提了兩點，第一個是自己是當機者，就是講給自己聽的。假如我們這個心態不夠，很容易就覺得這在講誰在講誰，就很難受用，就隨著學的東西常常去見人家的過失，這也不容易改。有時候成德在台上分享，其實在台上看底下的人還看得滿清楚。以前自己讀書的時候在桌子底下還在想，我這樣老師看不到，自欺欺人。在台上的時候就常常看到，有些人聽了一段話，眼睛就瞟到旁邊去盯著某一個人。有一次特別明顯，剛好一對夫妻去聽課，兒子就坐在他們中間，先生聽著聽著就轉頭看他太太，看他太太沒有注意到他，他就用手去拍他太太的肩膀，繞過孩子，還沒給孩子看到，繞過孩子拍太太的肩膀，我在台上看得很清楚。他在拍的時候，眼睛的意思就是說「老師在講妳」。然後我就看到太太轉過頭來狠狠瞪了她先生一眼，這中間有火光，刀光劍影。假如這麼學麻煩了，會造成家庭紛爭，這是成德很不願意看到的。

所以還是要自己是當機者，不能聽著聽著都是先盯著別人錯。心態錯了自己得利不了，自他不二，自己得利不了說家裡人能得利不大可能。而且家裡的人是我們的依報，隨著我們正報轉，我們學習的心態偏了，怎麼可能他們會得很大的利益？而且尤其往往我們都是全家人學習傳統文化最早的，可能有滿大的比例我們都是全家最早的，最早的假如表錯法，就讓家裡的人誤會傳統文化。所以大家任重道遠，在家庭裡面也是任重道遠，我們得要學好，正己來化人。

我們翻到二百九十八頁來看一下，《論語講要》二百九十八頁。「子曰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註解裡面提到，「言我三人行」，我跟兩個人在一起，「本無賢愚」，我們「擇善從之，不善改之。故無常師」。註解裡面主要強調的，我們能夠擇其善者來從之，不善者改之，善人、不善的人都是我的老師，學其中善者的行為或者是改去其中不善者的行為，都是就改正自己的身行來受用，所以都是老師，那就沒有常師。

另外，《皇疏》有個說法：「我師彼之長，而改彼之短。彼亦師我之長，而改我之短。既更相師法，故云無常師也。」這是另外一個詮釋，它針對沒有常師，那可以互相為老師、互相來學習。照這個說法，善的我們隨著他學習，不善的我們去改正人，這裡提到的「改彼之短」，這個說法我們就要去判斷一下。交淺不可言深，君子信而後諫，交情不夠或者信任不夠，我們要去改正他可能讓他誤會，覺得是不是我們對他有看法。經典是圓融的，「交淺不可言深」，「君子信而後諫」，這些教理不會衝突，它是圓融的。交情夠了才能「善相勸，德皆建；過不規，道兩虧」，這是緣具足了這麼做，不能看到別人不善我就去糾正他、改正他。都要在境界當中判斷，所以這個說法就不夠圓融。我們自己在看註解，我們現在是

跟著李炳南老師的指導，我們來深入《論語》，也從中學習他如何判斷，有一些說法可能還有待商榷。

學《論語》，面對註解要能夠判斷這個註解妥不妥當，合不合情理法。同樣的，我們每一天跟親戚朋友同事會有談話，他所談的內容妥不妥當自己也要能判斷得出來。判斷出來首先不能被人家誤導，再來，聽得出來他偏頗之處，有緣分的時候還可以護念、還可以提醒。我們要知道，一些想法、看法錯了慢慢慢慢都會偏掉，而且思想觀念的偏頗是滿嚴重的，捨身容易捨見難，錯誤的見解要承認挺難的。人常常都是我覺得怎樣怎樣、我覺得怎樣怎樣，他一些認知錯了之後一般就不容易改變。為什麼師長說四十歲以上不能講、不好勸？他一些認知很固執，你硬去提醒，他惱羞成怒都有可能。

所以我們聽人家講，要判斷思想觀念有沒有偏頗。我曾經就聽過長輩之間談話，孩子有孩子的想法，我們管不了了。另外對方聽了怎麼樣？對呀對呀。這個說法對不對？當然孩子還小你不能抱著這個想法，孩子已經成年你也要善巧方便去提醒，都有責任在。孔子說，「老者不教，幼者不學，俗之不祥」，風俗就愈來愈偏。《三字經》提醒我們，「養不教，父之過；教不嚴，師之惰」，父母老師都有護念教導孩子、學生的責任。甚至包含官員、領導者，古代官員叫「父母官」，當然也要教導子民，延伸到這個時代，要教導下屬，怎麼可以說孩子有孩子的想法，我們管不了了。這種說法可能我們在言談當中都有，你判斷不出來不妥當，你就被這個說法影響。

回到我們自己身上，我們也要護念自己不能有錯誤的認知、知見。我們不要去誤導別人的話，我們自己一言一行還要提醒自己隨順聖賢佛菩薩教誨，要述而不作。像我們講課的人都聽過一個公案

，叫「離經一字，便是魔說」。這個公案是唐朝百丈大師遇到一個狐仙，這個狐狸已經修成人形了。他為什麼墮到畜生道？畜生道愚痴，他師心自用，他前世是講經的人，沒有照佛經講，沒有述而不作，他居然跟大眾講「大修行人不落因果」。後來他遇到百丈禪師，就把他這個情況告訴百丈禪師，百丈禪師說你明天再來聽經，再以同樣的問題問我，因為有人問他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，他說不落因果。隔天他來問百丈大師，百丈大師說「不昧因果」。就一個字，所以這個公案叫「下錯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。

有人聽了這個公案，那我不敢講課了，一講課墮五百世野狐身，不好玩。這個故事是祖師給我們表的法，是師長講給我們聽的，結果我們聽完之後產生恐懼，那就不善聽、不善學。諸位仁者有沒有聽了師長哪段教誨聽完之後很害怕、很擔憂？那鐵定聽錯了。善聽也不簡單。善知識對我們最大的幫助是什麼？幫助我們放下憂慮牽掛、分別執著。這個故事我們得用心去觀察，他講錯一個字，那是在言語的相上，在他的心上他已經不照佛講的教了，很狂妄，是吧？佛沒這麼講，而且佛還給我們表演，他都成佛了還有馬麥之報，三個月吃不上東西，吃餵馬的食物。那是他前世剛好還在修行的時候，有佛出世，很多人去聽佛教導，他就起嫉妒心，說他們只配吃馬的食物，結果變成自己成佛的那一世惡報現前。當然，雖然果報現前，佛不受這個境界影響。

有時候我們會很害怕，我以前做很多壞事情。只要覺悟了，以前那些惡因惡緣也不擔心。馬麥之報，這是惡的因現前，可是變成什麼？變成給大眾一個示現，大修行人不昧因果，成佛了還是因果不空。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會聚時，果報還自受，它還是要現前的。可是我們看到現前的時候，剛好可以給大眾提醒不能種惡因，一定要受惡的果報。

包含我們現在家庭裡面，佛說是四種關係，報恩、報怨、討債、還債。可是我們不感情用事，不變成冤冤相報，我們深信因果，我們用覺悟的態度面對家庭的關係，修忍辱，看起來也是逆境惡緣，可是修忍辱自己提升。再來，其他家裡的人也都學到怎麼忍辱，比方一個母親面對先生不妥之處她修忍辱，為家庭大局著想，孩子都體會得到的。而且我們想一想，我們的孩子往後的人生是不是全部都是順境善緣？不可能的。什麼時候教給孩子忍辱？隨緣順受為忍辱，當下就可以教導他。成德也都有遇過，母親很堅強、很負責任，爸爸比較不負責任，但是孩子都感念母親的恩德，這都是一種表法，後面先生（人之初性本善）也被她感動，也向她懺悔了。所以哪怕是逆境惡緣，只要自己能忍辱，只要自己覺悟、自己提升了，身邊的人都會有榜樣可以學。真的，覺悟了事事是好事，沒有壞事。

這一句還有另外一個我們可以去體會的，就是就一個人他就有善跟不善，為什麼？因為人非聖賢，他有他的優點，他有他的缺點，他善的部分我們可以跟著他學習，至於他不善的言行我們就不跟他學。而且還能夠如《弟子規》說的，「見人惡，即內省，有則改，無加警」。而且真的對方的缺點我們能夠內省，然後把它改掉，有可能對方的缺點就因為自己他也慢慢去改正，因為正己就可以化人。這個說法也很可貴，因為我們不能求全責備，不能求備於一人，都要求別人是聖人，沒有要求自己要是聖賢人。這個心態也要轉過來，應該是要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，別人有缺點覺得也很正常，自己有缺點就要盡全力去改正，這就是忠恕之道。我們不能變成我有不少缺點都沒有用心去改，都盯著別人的缺點，這就顛倒了。

我們剛剛說，我們可能是家庭裡面最先學傳統文化的，我們這個法就要表好，不能學得讓別人生埋怨。《論語》裡面就有講，「



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」，躬自厚就是自我反省比較嚴格，就是要求自己嚴格，薄責於人就是要求別人不苟刻，這樣才能遠怨，才不會招來別人的埋怨。躬自厚是忠，薄責於人是恕道。我們學傳統文化，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道就是我們的真心，「忠恕違道不遠」，我們都是用忠恕的心境就跟道慢慢相應。只要離了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忠恕的心境，自己的習氣就會現前，自己會生煩惱，別人也會生煩惱，招來別人的埋怨，所以不能求全責備於他人。

這一段我們看這些註解對我們去體會這句經句就很有幫助。

我們接著看第九點，修學的心境、觀念，「用心如鏡」。學傳統文化最重要的，師長說就是用真心。孟子也說：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其實就是把我們迷失的真心找回來，在一切境緣當中能夠用真心。真心這麼講有點抽象，古人也很慈悲，他用一個具體的東西讓我們去感受，用心如鏡子。莊子有說，「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」，至人是道家的說法，應該就像儒家的聖賢境界，他用心像鏡子。鏡子很清淨，鏡子假如鏡面很骯髒，它照東西就照不清楚，一定都要把鏡子擦乾淨，它是清淨的。鏡子不將不迎，我們想一想，我們現在事情還沒來就擔心老半天，這就有將迎。

《金剛經》裡面說，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擔憂未來都是未來煩惱；「過去心不可得」，奇怪，過去的事我們怎麼老想、老提？因為落印象太深。莊子說「應而不藏」，藏就是落印象。尤其人年紀大了盡講都講過去的事，一講又很長，人年紀大了就是剛剛發生的事馬上就忘，盡說都說過去的事。我現在也有一點這種感覺，跟人家打個電話還想著跟他說什麼，一打我怎麼忘了我剛剛要跟你說什麼。過去煩惱往往就是心裡放太多過去的事，才會遇到一些情況就

開始抱怨，開始在那裡說個不停。

莊子把真心感悟得很深入，要不將不迎。鏡子誰要來它不預設，不將不迎；誰照完走了，它也不會落在心上，這個人走了，它的鏡面還是清清淨淨。而鏡子照任何人事物，它沒有分別，它也沒有執著。我們往往會去分別執著，分別美醜，分別富貴、貧賤。諂富驕貧，厭故喜新，我們的心就不真，不真誠。

用真心很重要，用真心就積功累德，生活工作、處世待人都積功累德，但是用分別執著的心就造輪迴業。雖然用心如鏡不容易，我們一定要往這個方向去努力，在面對一切人事物提醒自己不要分別、不要執著、不要落印象。不要落對方不好的印象，他不覺本無，他只是一時間糊塗而已，都記人家的好，不要記人家的不好。

不落印象，連自己付出都不要放在心上。有個女士，有一次剛好她聽了課說回家可以多做做家務，結果一個禮拜之後回來她有點生氣。她說我回去也是滿努力在做家務的，結果我先生一句稱讚都沒有，後來我做得實在有點生氣，我就跟他說，「我做了那麼多你都没看到？」她做的當下就有一種希求心，要讓別人看得到，甚至於還求別人肯定，甚至回報。這樣的心都不清淨，真心是真誠清淨沒有所求的。

自己付出有放在心上，就會求好的果報、求別人肯定，這就違背真心，就沒有功德，真心才有功德。梁武帝的個案是千古的公案，梁武帝遇到達摩祖師，他假如肯受教達摩祖師就省很多事，也不用面壁九年，他就有傳承了。但是梁武帝，真心是作而無作，他是作而有作，全部放在心上。

我們去觀察真正孝順的人，他做了之後不會放在心上，說我很孝順，我做了什麼做了什麼。諸位仁者，你們假如聽到有個人說我很孝順，我做了什麼做了什麼，你當下聽會不會覺得有點怪怪的。

剛剛我們說，你要會判斷人家講的話見解對不對，你還能夠判斷這個人講話心態對不對，偏在哪。我們也見過，有人一開口就是我做很多好事，做了很多功德事，那你要小心這個人，他的修養有限。

《太上感應篇》說「不衒己長」，哪有一開口就在炫耀自己做了什麼？真正用真心的人，他做過的事情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而且他做這些事他覺得是他應該做的，他就生怕做不好而已。我們去觀察孝子，你一說他孝順他誠惶誠恐，他不敢當，他覺得這都是應該的，我還做得不夠。我們都要從這些地方去觀察、去體會，這樣看得清楚自己、看得清楚他人、看得清楚境界。

梁武帝給我們提醒，好事善事要做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整個大乘的法印叫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接下來最重要的，「自淨其意」，清淨心，「是諸佛教」。假如我們有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但是有求果報的心，心就不清淨。這樣是福德，不是功德，功德是從真心、從清淨心來的。我們都要往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的心去用功，去下功夫。

我們再來看三百七十三頁，我們念一下經文。「子曰：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。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」

明朝的大儒焦竑在他的《焦氏筆乘》裡說，「孔子言己空空無所知，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，而盡言之，舍此不能有所加也」。我們剛剛才講到真心，真心作而無作。有人來問，孔子也很盡力跟他結法緣，而竭焉，也是很盡力，竭盡全力給他分析清楚，但是作而無作，無作是空空如也。在傳統文化裡面好多的詞都是讓我們去體會真心，「寂而常照」，他有因緣，它起作用去幫助鄙夫，他有照，但是他的內心是什麼？空寂，空空如也。空空如也是什麼？應無所住；人家來問，而生其心。做得很盡力，但是心地是清淨的，空空如也。

這裡講「蓋孔子自得其本心，見聞識知泯絕無寄，故謂之空空」。我們華人比較常接觸的經其中有《心經》，《心經》有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我們想到六祖大師本來無一物，心裡有個空，那還是有一物，連空都空，就是空寂，就是很清淨。但是它寂又能照，假如寂而不照，那它就是死的東西。但是照而不寂，我們的心就會隨著這些境緣亂動。大家看我們應對，跟人家討論事情，討論完就一直在那裡想，止都止不住，那就變成亂動。事情都已經探討，剛剛談完話了腦子還一直在那裡轉，別人來找我們魂都還沒回來。有時候我們在聽人家講話，剛剛的事還在那轉，心念就都被這些境界影響，就變成亂動。要寂而照，照又能寂。

這裡提到「見聞識知泯絕無寄，故謂之空空，然非離鄙夫問答閒也」。我們看他進一步的詮釋，焦氏所說的「本心」假如依儒家來講，就是參以《中庸》的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這句天命之謂性就是我們本來的真心、我們的本性。焦氏所說的「見聞識知」就是普通人的錯誤見解。本性空寂，真心是空寂的，毫無妄見，所以孔子說：「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」，「空空如也」。把一切錯誤的見解都放下了，煩惱障、所知障都放下了，泯絕見聞識知，就徹見本性。我們從神秀大師跟六祖大師的偈子就可以體會一些，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」，他心上還是有東西的，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，但是六祖大師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

只說一個空字，猶恐落在空相上。這很不簡單，人學了空又著在一個空上。五蘊皆空，那我什麼都不用做了，都是假的、都是空的，他又產生一個執著。猶恐落在空相上，學經教都不能產生執著，無為不能解成什麼都不用做，無作，什麼都不用做，無願，什麼都……都是指什麼？指心地要空寂。無為、無作、無願，這都是不

要起心動念，因為一起心動念用的就是妄心。用佛家講，一有起心動念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自己的妄心產生，無明的業相產生，然後又會產生精神，受想行識都是精神，精神又會變出物質來，物質是念頭相續產生的幻相，三細相就出來了。都是因為一念不覺，有起心動念。當然理上我們知道，一下子把起心動念都放下不簡單。師長說，我們分兩個階段做，現在在這個世間盡量做到不要分別、不要執著，放下起心動念去到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來帶我們放下就比較快。

又怕我們落在空相上，所以再說一個空字，連空都要把它空掉，空其空相，所以說「空空」。「空空」仍是文字，所以叫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用言語要去表達真心不簡單。佛門也有比喻，指路牌或者我們手指，月亮在那裡，請問這是不是月亮？不是月亮。文字是要說明本性，但是你不能著在文字上，就像你不能執著指路牌說那就是目的地，是透過它讓你去找目的地。「空空」仍是文字，並非本性，所以再說個「如也」。一般經典都說「如是我聞」，如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如就是真如本性的狀態。

本性空空，而有大用。我們去觀察大用，佛陀本性空空，學生一發問一部經典就出來，四十九年講的經典很圓滿，所有人世間的問題怎麼解決他都講得很徹底、很透徹，而有大用。我們好好學，學得心地愈來愈清淨，任何親戚朋友有問題來你都能幫他解答，都能給他契理契機適合他的建議，孔子就給我們表演了。

所以一個沒有學問的鄙夫來問孔子時，孔子只問明鄙夫所問之事的利弊兩端，然後將兩端說清楚，把要說的話都說盡了，這是「竭焉」。這也給我們啟示，一般的大眾，跟他講利害沒有人不重視，誰都希望自己愈來愈好，這些事攸關他的利，可以讓他愈來愈好，他會重視；弊，對他有什麼壞處，他都會希望能避開害處。事實

上，世間的事大小事都不簡單，都有利有害，而且利弊當中利又有大小，害也有大小。有時候在分析一件事情也是多面向的，方方面面給他分析清楚。

這裡面提到說問明鄙夫所問之事利弊兩端，要給人家建議以前一定要對他的情況掌握清楚。《格言聯璧》裡面有說，建言者，你要給別人建議，要置身於利害之中，不然你一講話人家一聽，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疼。甚至於我們有時候聽人家在敘述一件事情有點不耐煩，你不用說了，我覺得應該怎樣怎樣做。你都還沒有客觀了解情況，你就給人家建議，這樣都不是很妥當。你清楚情況了，又設身處地的跟他講。

所以孔子必得問他所問之事的情況，問明白了，然後進一步利弊兩邊給我們分析清楚，至於如何選擇，主權在問的人。這一點也是我們要注意的重點，進退的分寸。我們能不能講「這件事你就怎麼做，我保證沒問題」？這樣說話，到時候人家出點什麼問題都是你的問題。處世應對進退分寸要拿捏好，不然會進退失當。

佛法講主伴圓融，每一個人對他的人生他是主角，其他的人是什麼？配角。我們自己的人生我們是主角，其他的是增上緣，配角。師長那麼好的老師，他也是我們一個增上緣，而且他老人家能幫助我們多少誰決定？自己決定，我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，還不是他老人家決定的。所以佛門說萬法因緣所生很有道理，因在自己身上。而且緣能幫助自己多少，比方所緣緣，你得要去親近他老人家的教誨；無間緣，你得不間斷的學習、聽，聽一天休息一天效果就大打折扣；還有增上緣，我們對緣的珍惜程度、依教奉行程度都是我們的心態決定的。我們知道一切都是因緣生法，我們就會對自己負百分之百的責任，對別人我們不會攀緣，我們不會硬拉著別人的鼻子走，我們知道分寸，該講的我給他講清楚

，至於他自己要怎麼做是他自己要決定，是他的造化。

所以不能一時激動，給人家拍著胸脯保證。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驗，話給人家講得太滿，最後人家出點狀況統統把責任歸你身上來。當然有時候我也會拍胸脯保證，比方就有家長問，我的孩子假如從小就學傳統文化，甚至於在成熟的私塾裡面，現在有些地區私塾是合法的，像台灣有在家自學的，在加拿大的辦學都比較寬鬆，每個地區的情況不一樣。他假如從五歲就開始讀，可是讀到漢學院畢業了沒工作怎麼辦？這時候我就拍胸脯了，他能夠學這麼久，出來沒工作找我。當然，一個孩子有福報可以學那麼久也不簡單，他的福報因緣都不簡單，而且他能學下來還沒跑掉，我相信他一定在傳統文化裡面有得到受用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更何況他還下那麼多功夫，而且傳統文化確實缺人。

後面又有提到，《中庸》說舜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」，這是《中庸》提到的舜王的風範，此處是說孔子叩其兩端。舜是自用，他自己受用，而且他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他也聽取很多意見，但是他決斷都會依循中道去決斷，他不會過，也不會不及，不會一聽人家這個說法整個感情就被他拉過去，他不會感情用事，不會意氣用事，不會太理想化。太理想化也不行，會做不成事，你得要平衡現階段的一些情況才能繼續發展下去。不取空、不取有，取中道，舜王是在決策，他循中道。孔子「叩其兩端而竭焉」，他是在應對人事，在解答別人的問題，他不是在決策，他是在應對，解答別人問題。李炳南老師說這是活動辭，活動的辭。「用其中」是什麼？決斷，決斷的辭。用的詞語不同意境都不一樣，我們學這些心要很細緻去體會。李炳南老師說，舜是用中，孔子是用竭，孔子與舜一樣不一樣？講到這裡李炳南老師說，這一章句句都是精華。不一樣沒有說，點到為止，自己要用心去體會。

真心在不同的因緣呈現的相有不同，可是它的根本都是真心起用。《大學》裡面講，「為人君止於仁，為人臣止於敬，為人子止於孝，為人父止於慈，與國人交止於信」，這是在不同的五倫因緣裡面流露出來的德行，但是都是從真心裡出來的。八德相上好像不一樣，其實都是真心在不同境緣當中起用。真心在決斷的時候則用其中，真心在解決別人問題的時候是叩其兩端而竭焉。《講要》裡面說從相上不盡相同，雖然不盡相同，但都是循著中道，都是用真心去應。

李老在《講記》裡面還提到，這章裡面又說「我」，又說「吾」，為什麼有不一樣？其中有《集釋·餘論》引《四書纂箋》云：「就己而言則曰吾」，這是對自己，「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」，那是對自己用「吾」；「因人而言」，跟人對應，「有鄙夫問於我」，跟人在對應，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」，跟人應對是用「我」。論自己用「吾」，跟人應對我跟你用「我」字，所以李老說認字真不容易。

感覺《論語講要》、《論語講記》學一遍要學得很明白也不簡單，所以我們研討過的大家有空就溫故而知新，也都可以多再複習。讀書百遍，其義自見，要不斷薰習可能我們對這些經句的理解才能夠更深入。

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可能都快影響到很多仁者上班的時間了。謝謝大家。